



卧龙生真品全集

风雨燕归来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1 247.58
0502



CS1313524

1128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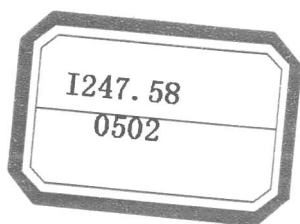


卧龙生真品全集

风雨燕归来
下

(台湾)卧龙生
著

庆师大图书馆



风雨燕归来

【台湾】卧龙生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开封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8.25 印张 65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陕版出图字 25—1996—2

ISBN 7-80605-453-7/I·386

(上下册)定价:38.00 元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惊险重重·····	(407)
第二十二回	孤身涉险·····	(421)
第二十三回	擒贼擒王·····	(435)
第二十四回	枭雄受挫·····	(454)
第二十五回	以命换命·····	(474)
第二十六回	练武论情·····	(489)
第二十七回	水月山庄·····	(512)
第二十八回	锣鼓迷魂·····	(527)
第二十九回	将计就计·····	(548)
第三十回	移魂大法·····	(566)
第三十一回	天竺怪僧·····	(586)
第三十二回	国师伪死·····	(598)
第三十三回	两败俱伤·····	(608)
第三十四回	事急联手·····	(626)
第三十五回	惊魂大阵·····	(643)
第三十六回	大智若愚·····	(662)
第三十七回	生死之搏·····	(682)
第三十八回	阴毒武功·····	(705)
第三十九回	群雄毕集·····	(729)
第四十回	死里逃生·····	(756)
第四十一回	元凶授首·····	(781)
第四十二回	花好月圆·····	(804)

第二十一回 惊险重重

王寒湘、胜一清呆呆地站在一侧观战，看看前后两代天龙帮主的较技斗力，心中是感慨万千，不知是否该出手相助。

川中四丑追随了李沧澜数十年，从未见过老主人如此恶战，须发怒张，直似要生吞陶玉，显然他内心正燃烧着忿怒的火焰。

又斗了十余合，陶玉突然长啸一声，由重重拐影中冲天而起，悬空而转，旋剑下击，剑化万道银蛇，有如千百条金环剑一齐击下。

李沧澜大喝一声，扬起右手，运起乾元指力，一指点出。

指风、剑芒一触之下，立时分开，陶玉回身一掠，退到一丈开外，喝道：“咱们绕道而过。”转身急奔。王寒湘、胜一清和于氏兄弟，随护身后，风驰电掣而去。

四丑大吃一惊，顾不得追赶敌人，急急扶起了李沧澜。

只见他左肩、后背缓缓流出血来，心头大震，齐声问道：“老主人伤得很重吗？”

李沧澜道：“不要紧，但那陶玉也未占得便宜。招呼玉箫姑娘，撤出埋伏，咱们也该走了。”

但见苇林中人影一闪，玉箫仙子足着水鞋，一跃而出，道：“老前辈伤势如何？”李沧澜道：“三处轻微的剑伤，老朽还可支撑得住，只可惜陶玉已免脱而去……”

玉箫仙子道：“纵然依计而行，也未必能困住陶玉，咱们阻延他们行动，目的已达，老前辈休息一下，咱们也该往百丈峰去，会会朱姑娘了。”

李沧澜点点头，道：“看将起来，除了朱姑娘之外，当今之世，只怕无人能够制服陶玉了。”言下不胜凄然，扶拐转身行去。

这日，中午时分，到了一座山谷旁边，李沧澜眺望着谷中景色，低声对玉箫仙子说道：“入山半日，既未见朱姑娘指示，亦未见武林

同道来援之人……”话未说完，瞥见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老僧，手执玉如意，在四个手执禅杖的和尚护卫之下，缓步而来。

玉箫仙子低声问道：“老前辈认识那些和尚吗？”

李沧澜仔细瞧了一阵，道：“似乎是少林掌门人天宏大师。”

那和尚似是亦瞧到了李沧澜，突然加快了脚步，直行过来。

只听一个高昂的佛号，传了过来，道：“李老英雄别来无恙。”李沧澜欠身抱拳道：“托大师的福佑。”

说话之间，几个和尚已然行到李沧澜等身前。

来人正是少林掌门人天宏大师，只见他目光转动，扫掠了玉箫仙子一眼，道：“这位女施主，可是玉箫姑娘？”

玉箫仙子道：“大师还能记得贱妾这等无名人物……”

天宏大师道：“姑娘言重了……”目光转到李沧澜的身子上，道：“老衲听得杨大侠蒙难消息，尽出寺中百名高手，分成十路去追他的消息……”

玉箫仙子道：“可曾找到吗？”

天宏大师道：“老衲一路追到此地，既未遇上陶玉，亦未再听到杨大侠的消息。”

李沧澜道：“老朽也是一路追来，倒是曾和陶玉交手数次。”

天宏大师道：“杨大侠不知是否已经到了此地？”

李沧澜道：“照事情经过而言，小婿早已被运来此山中了。”

天宏大师道：“只要那杨大侠确已来此，不愁找他不到，老衲派出的十批人手，至少尚有五批，可望于一两日内赶到。”

李沧澜道：“那是最好不过，老朽正觉着实力不够。”

天宏大师道：“据老衲所知赶往百丈峰来的不止我少林一派。”

李沧澜道：“朱姑娘也赶来此地了……”

天宏大师捧起如意，说道：“可是那五年前力救九大门派的朱姑娘吗？”

李沧澜道：“不错，除她朱若兰之外，别人赶来此地亦是无用。”

天宏大师道：“那很好，有朱姑娘在此调度，当可统一各大门派之力。”

只听玉箫仙子叫道：“有五位道长到了定然是武当派高人。”

抬头看去，只见谷口处，又走出五个身佩长剑，长须飘飘的道人，大步行了过来。

天宏大师望了道人一眼，道：“不错，是武当派静玄道兄。”

李沧澜道：“为了小婿的事，有劳大师和静玄道长亲自下山……”

说话之间，静玄道长等已然走近。

李沧澜欠身抱拳道：“托大师的福。道兄别来无恙。”

静玄稽首一笑，道：“李老英雄安好。”

天宏大师道：“道兄可曾发现什么线索？”

静玄摇摇头，道：“贫道闻得警讯，立率高手兼程而来，沿途一直未遇上陶玉的人手，贫道昨夜上抵此，连夜搜寻了两道山谷，亦未发现陶玉伏兵，大师可有发现吗？”

天宏大师摇头叹道：“老衲亦和道兄一般。”

玉箫仙子默可静玄道长等五人，眉宇间隐泛现困倦之色，当直接道：“左侧有一片草地，甚是清静，道长等可惜此机会休息一阵，我等为道长护法。”

静玄道：“有劳诸位了。”带着随行四位道人而去。

李沧澜叹道：“为小婿一人生死，惊动天下英雄，实叫老朽难安。”

忽听一个花娥叫道：“陶玉来了。”

群豪吃了一惊，齐齐转头望去，果见陶玉背插金环剑，手举着一面令字旗，直对群豪行了过来。

玉箫仙子道：“这人不是陶玉。”

李沧澜道：“形貌虽似，但缺少了陶玉那一股阴狠之气。”

天宏大师道：“此人装着、形貌，都和陶玉一般，不是陶玉是谁呢？”

李沧澜道：“不论是谁，咱们也不能让他好好退走。”

只见来人行到群豪身前二丈左右处，停了下来，道：“我奉家师之命而来……”

天宏大师道：“令师何人？”

那人应道：“家师陶玉。”

天宏大师微微一怔，道：“你们师徒倒是像得很，不知施主如何称呼？”

那人道：“在下苍龙。”

玉箫仙子接道：“是啦！阁下就是陶玉那四灵之首了。”

苍龙道：“不错……”

李沧澜冷冷说道：“你那师父何在？”

苍龙摇动了手中令字旗，冷冷说道：“家师正忙于布置天罗地网，无暇和诸位相见。”

玉箫仙子一侧身，挡住了那苍龙的去路，冷冷说道：“陶玉既是不肯现身，阁下就留这里作为人质如何？”

苍龙右手摸了摸背上的金环剑把，摇动着左手的令旗，道：“诸位如是想见杨梦寰和蓝小蝶，最好是能听在下的吩咐。”

天宏大师道：“那杨大侠现在何处？”

苍龙道：“杨大侠离此不远，诸位请跟随在下之后，也许还可见到他。”

天宏大师望了望静玄道长和李沧澜一眼，冷冷说道：“那陶玉为人狡诈万端，你既是那陶玉弟子，叫我如何能信得过呢？”

苍龙冷冷说道：“诸位如果不肯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了。”右腕一抬，刷的一审，抽出了金环剑，接道：“诸位可是想以众凌寡吗？”

天宏大师摇手挡住了亮动兵刃的群豪，说道：“好，老衲跟你去见那杨大侠，你如是胡说八道，那时，有你苦头好吃。”

苍龙道：“去见那杨大侠，必得先要经过一番险关，诸位如是没有过那险道之勇，那就不用随我去了。”

天宏大师道：“老衲等只要确能见到杨大侠，度一道险关，又算什么。”

苍龙道：“在下带路，诸位请随我身后走吧！”转身向前行去。

但闻静玄道长说道：“大师，如若此人把咱们带入一片绝地，岂不是中了那陶玉的诡计了。”

天宏大师回顾李沧澜一眼，道：“天下险地，只怕无出昔年李帮主那索桥悬山之右了。”

李沧澜微微一笑，未曾接口。

谈话之间，人已转入一道狭长的山谷中。

抬头看两侧峭壁，高有百仞，岩石光滑，寸草不生，纵有世间第一的轻功，也是无法攀登。

愈向前行，狭谷愈窄，深入三十丈后，狭谷只可容一人通过了。

李沧澜急行两步，追在那高举令旗带路而行的苍龙之后，举起龙拐，顶在他的背心之上，冷冷说道：“阁下如若想妄生什么恶念，老夫就一拐先震断你的心脉。”

苍龙回过脸来，淡淡一笑，道：“如是阁下不愿再见那杨梦寰，尽管下手就是。”

李沧澜道：“只要你不妄图施展鬼计，老夫自然不会伤你。”

苍龙也不反抗，任那李沧澜的龙头拐抵在背心之上，高举令旗，摇动而行。

天宏大师、静玄道长和玉箫仙子等，都是久在江湖走动，阅历是何等丰富，看他一直不停的摇动着令旗，已知道狭谷之中，定然有着埋伏，立时小心留意，暗中观察。

哪知以几人的自力，竟然是无法看出一点可疑之处。

走完了狭谷，景物一变，只见一片广大的盆地中，青草如茵，摆满了桌椅。

苍龙回过头来，神色镇静地扫掠了群豪一眼，道：“诸位请坐吧！只要诸位不生妄念，此地十分安全。”

只见苍龙行到一处，突然仰起脸来，长啸一声。

啸声未落，绝峰上突然垂下一根长索，苍龙伸手抓住长索，垂下的长索立时疾快得向上收去，片刻间已升起数十丈。

他并未直登峰顶，升到峰腰间一处突出的岩石处，忽然一松手中长索，隐入那大岩石后不见。

李沧澜默查过山势形态之后，低声对天宏大师和静玄道长，说道：“两位道兄，这地方似是陶玉布置的重点。”

天宏大师道：“不错，如若能诱他下谷，咱们倒可在此和他决战一场。”

李沧澜道：“此时此刻，陶玉决不会和咱们正面为敌。”

静玄道长道：“贫道顾虑的是那陶玉以杨大侠的生死，迫咱们就范，那就麻烦了。”

天宏大师道：“不错，老衲顾虑的亦是此事。”

李沧澜长眉耸动，拂髯一笑，道：“两位道兄，对小婿的爱护，我李沧澜是感同身受，但如情势所迫，势非得已时，那也顾不了许多，以搏杀陶玉除害江湖为主……

天宏大师接道：“陶玉固是要杀，杨大侠亦得要救，咱们此来，最为重要的还是救人。”

谈话之间，瞥见狭谷入口处，又一个形如陶玉的少年，手中高举令旗，大步行了过来。

在他身后，紧随着仑昆三子之首的一阳子，和一个手执青竹杖的老者，直向几人停身之处走来。

李沧澜站起身子，一抱拳，道：“道兄才到吗？”

一阳子欠身说道：“路上有点耽误，迟来了一步。”

李沧澜目光转到那手执竹杖的俗装老人，说道：“闻兄别来无恙。”

那人哈哈一笑，道：“言重，言重，兄弟这里统候诸位了。”抱拳一个环揖。

天宏大师、静玄追长一齐起身还礼，道：“闻兄请坐。”

原来这手持青竹杖的老人，乃华山派掌门人，弹指神丸闻公秦。

闻公泰轻轻咳了一声，道：“兄弟在华山听到了陶玉重出江湖，网罗无数高手，重振天龙帮，杨大侠孤身和他周旋，本拟早日赶来，只因两种武功未成，不能半途而废，想不到稍一耽误，杨大侠竟然被陶玉鬼计诱擒，兄弟兼程追踪，赶来此地，在谷口遇上一阳子道兄，被那小子引来此地……”

转眼望去，那手执令旗，形如陶玉的少年，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下了。

闻公泰冷哼了一声，道：“这小子好快的一双腿。”

天宏大师道：“咱们要设法阻止武林同道，再入这片绝地。”

一阳子道：“只要一进那谷口，再想回头，就非易事，除非有一

人能够冲过峡谷，守在那人口之处才行。”

闻公泰道：“兄弟愿冒此险。”

玉箫仙子道：“陶玉选择这片峡谷，用心就是引咱们进入绝地，想那峡谷之中定有着很厉害的埋伏，闻兄武功虽然高强，亦不可冒此奇险。”

闻公泰道：“如若不设法冲出峡谷，来此救杨大侠的英雄，岂不是尽都要被人诱入绝地吗？”

玉箫仙子道：“贱妾已然查看过这片盆地的土质，都未经翻动，证明陶玉并未在这片盆地中设有埋伏，所有埋伏，都设在四面山峰之上，和那片峡谷之中，如其冲出峡谷，倒不如等待一阵，了然敌情之后，设法冲上山峰。”

天宏大师道：“玉箫姑娘说的不错，闻兄实也不用冒此险了。”

闻公泰道：“好吧！待了然敌情之后，咱们再决对策就是。”

谈话之间，突闻一阵钟声传来。

静玄道长一皱眉头，道：“陶玉要的什么花招，怎的会有钟声传来？”

玉箫仙子道：“大概他有事要对咱们说……”

语声未落，果闻西面山峰之上，传过来一个宏亮的声音，道：“杨梦寰即将出现，尔等只能看到，却无法和他交谈……”

天宏大师道：“为何不能和他交谈，他可是受了重伤？”

那人应道：“他只是被点了穴道，虽然有耳能闻，但却不能开口说话……”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有一件事，在下必须得事先说明，他全身都不能操动，尔等只能看看而已，如是妄想动手相救，那可是要他的命了。”

话刚说完，西侧山峰之上，突然伸出一根铁竿来。

竿上用红索系着一块木板，杨梦寰盘膝坐在木板上，木板四面没有阻拦之物，由削壁间伸了出来，看上去惊险万状。

天宏大师望着盘膝坐在木板上的杨梦寰，气纳丹田，说道：“杨大侠，天下英雄大都赶来此地，助你脱险，任那陶玉鬼计多端，武功高强，也难抗拒天下英雄，但请安心忍耐，一两日必可救你脱险。

那杨梦寰静坐在木板之上，也不知是否听到天宏大师之语意，

始终未发一言。

那宏亮的声音纵声而笑，道：“杨梦寰与诸位相见的时限已到，他此刻现身让尔等相见，目的在昭大信，使尔等身入绝地，口无怨言。”

说罢，那探出铁竿上的索绳，缓缓收动，升起不见。

群豪虽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身手，但见到杨梦寰缓缓向上升去，亦是无可奈何。

天宏大师望着西面那高耸的山峰，沉声说道：“诸位如若都有冒险之心，解救杨大侠，老衲愿为先驱，设法冲上峰去。”举步直向山峰下面行去。

群豪知道他已有妙策，立时随在他身后行去。

天宏大师行到峰下，突然纵身而起，一跃两丈多高，背脊贴在削壁之上，施展壁虎功，向上游去。

但闻峰上传下来一阵长笑，一块滚石，顺壁而下。

那滚石足足有千斤之重，滚落之势凶猛异常，响起了一片隆隆之声。

玉箫仙子大声叫道：“大师不可涉险，快请落实地，妾身有事奉告。”

这片绝壁，平滑有如刀削，除了施展壁虎功外，不论如何佳绝的轻功，也是无法攀登而上。

天宏大师稳下身子，抬头向上一望，眼看那滚石，直对自己砸下，立时横向一侧游开五尺。

滚石挟一片隆隆怪响，由天宏大师身侧落下。

这时，四个护驾少林僧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直向峰下奔去。

李沧澜气纳丹田，高声说道：“大师快请下来。”

静玄道长道：“从长计议，必有良策，道兄又何苦冒这九死一生之险。”

闻公泰道：“一分生机也没有，大师还是先请下来，咱们研商个救人良策。”

天宏大师在群豪催促之下，只好游落实地，长长叹息一声，道：“咱们必得救他出来，纵冒万死之险，老衲亦是甘心。”

忽听玉箫仙子叫道：“那是什么人？”

群豪转脸望去，只见陶玉手中抓着一一条长索，由悬崖上直坠而下。

距地尚有两丈多高，索绳已到尽处，陶玉借势一缓，松开双手，一跃而下，轻飘落实地。

天宏大师冷冷的望了陶玉一眼，道：“你是真的陶玉还是假的陶玉。”

陶玉冷冷说道：“当今之世，只有一个陶玉，那来的真假。”

静玄道长道：“有人和你一般装束，一般长像，也同样破着一条腿，但他却自己不肯承认他叫陶玉。”

陶玉冷冷说道：“你这牛鼻子老道，出言无状，今日我非得打断你一条左腿不可。”

原来陶玉自负英俊风流，最恨别人骂他破子。

闻公泰笑道：“你单人匹马，敢跑下山峰，胆气倒是不小。”

陶玉眉头耸动，似要发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

静玄道长、天宏大师、李沧澜、闻公泰等似早已有了默契，同时迅快移动身躯，把陶玉重重的围在中间。

陶玉目光转动，扫掠了群豪一眼，道：“诸位意欲何为？”

闻公泰道：“你如是真的陶玉，那就请答应咱们一事情。”

陶玉道：“什么事？”

闻公泰道：“立刻下令放了那杨梦寰。”

陶玉突然仰天大笑一阵，道：“闻公泰你们华山派有几人在此？”

闻公泰道：“老夫一人在此，什么事？”

陶玉道：“可惜得很，如是你们华山派人多一些，在下倒愿意试试你们华山派联手合搏之术。”

闻公泰脸色一变，本待发作，但却突然又忍了下去。

天宏大师高宣一串佛号，道：“陶施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袖只要求陶施主一件事……”

陶玉冷冷接道：“可是要我放了那杨梦寰吗？”

天宏大师道：“正是此意。”

陶玉道：“放那杨梦寰不难，不过在下亦有一个条件。”

天宏大师道：“什么条件？”

陶玉道：“由你们少林派主持，联合天下九大门派，拥我陶玉为天下盟主，然后在下就放了那杨梦寰。”

天宏大师道：“此等之事，必须众望所归，自然形成，岂是几句话能够使天下英雄归心。”

陶玉道：“我陶玉不要众望所归，只要你们立誓拥我为天下盟主就行了。”

闻公泰哈哈一笑，道：“陶玉，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吗？”

陶玉道：“诸位如不愿答应，在下自有逼你们就范之策。”

天宏大师冷冷说道：“最好陶施主先看看眼下的形势，再作主意不迟。”

陶玉道：“什么事？”

静玄道：“我等极不愿联手攻你一人，但如为了救那杨大侠，那也只好从权了。”

陶玉道：“我陶玉单人一剑，直下谷地，如是害怕你们围攻，我也不敢下来了。”

闻公泰道：“你陶玉失策了，不该单人一剑下来。”

陶玉淡然一笑，道：“诸位可是自信能够把我陶玉留在此地吗？”

闻公泰道：“事已如此，老夫倒是想不出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陶玉目光一转，发觉自己早已身陷重围，当下冷笑一声，道：“诸位已然分别站了方位，看起来，想是一齐出手了。”

闻公泰道：“情非得已，只有从权，如是阁下有些害怕，咱们就一对一的动手也好，老夫先来领教。”一拔手中青竹杖，突然点了过去。

陶玉右手一翻，快速无比的拔出了金环剑，挥剑一封，挡开了闻公泰的青竹杖，冷笑一声，道：“诸位一个个的动手，不觉得太过麻烦吗？”

闻公泰眼看陶玉拔剑一封之势，快速绝伦，不禁心中一动，暗

道：看将起来，此人的武功，果是大有进境。

陶玉金环剑一抬，一剑刺向天宏大师，口中却冷冷喝道：“在下之意，诸位还是一齐动手的好。”反手一掌，拍向了静玄道长。

天宠大师高声说道：“这人如此猖狂，咱们也不用和他客气了。”疾挥青竹杖攻了上来。静玄道长等，究竟是一派掌门之尊，不好轻易出手，分别站定了方位，堵住陶玉，不让他破围而出。

那知道陶玉剑掌齐施，竟然是分攻群豪，迫得静玄道长、玉箫仙子、李沧澜不得不挥动兵刃，接他的剑招、掌势。

天宏大师一面动手，一面察觉出情形不对，大声说道：“想将他制服，非得设法改变打法不可。

“突见陶玉手中剑势一紧，金环剑风驰电掣一般，陡地加快了攻势。

闻公泰手中青竹杖一紧，疾攻了两招，问道：“如何才能够制伏于他呢。”

李沧澜龙头拐突然一紧，连攻三招，高声说道：“只有单打独斗，才能制伏于他。诸位道兄，快请退两步，让李沧澜独力斗他，我如不支倒下，诸位也不用为我担心……”

只听陶玉格格一笑，笑声中响起了一声娇呼，玉箫仙子应声倒了下去。

原来陶玉暗用天罡指力，遥遥击出，点中了玉箫仙子的穴道。

李沧澜心中大急，暗道：这等群攻，人人担心伤了同伴不敢施出生平的绝技攻那陶玉，反将是对他有利……

忖思之间，只听再声连续闷哼传来，两个手执禅杖的和尚，先后中剑倒了下去。

陶玉剑势一紧，有如长虹经天，锐不可当，冲破了重围，奔到一丈开外的一座大石之上，冷冷说道：“诸位已经见识过了，如是再打下去，我陶玉可要施下毒手，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或战或降，但愿一言而决……”

这时，天宏大师、静玄道长、闻公泰等，都已心中有数，如若单独打斗，谁也很难胜那陶玉，如是合围群攻，又有使群豪都有无法发挥力量之感。

单独斗的胜机虽小，但却有同归于尽的机会。

群豪口中虽都不言，但心中却有着同样的打算。

天宠大师高喧了一声佛号，回顾两个未受伤的弟子一眼，道：“如若我有了不测，你们传我遗命，要寺中长老，按咱们少林门规，召集全寺大会，推举一个接掌门户的人。”

这几句话说的十分明显，言中之意，无异是说要和那陶玉一决死战。

只听静玄道长望了随来的四个弟子一眼，道：“那杨大侠对武当一门有过恩德，拯救杨大侠的事，咱们自是不能后人……”

四个中年道人齐声应道：“但凭掌门人吩咐，我等战死无憾。”

静玄道长道：“好！咱们以一行剑阵，斗斗那归元秘发上的神奇武功。”

闻公泰哈哈一笑，道：“两位道兄，且慢出手，这第一阵，让给我闻某了！”

闻公泰突然一扬右腕，一片金丸，破空向陶玉打去，口中高声喝道：“陶玉，老夫要以我华山派八十一招伏魔杖法，先领教阁下归元秘笈的绝学。”

陶玉冷笑一声，右手腕一抬，金环剑迅快出鞘，挥手一挡，一阵叮叮咚咚之声，那飞向陶玉的金丸尽为金环剑击落。

闻公泰长啸一声，疾跃而起，直向那陶玉冲了过去。

陶玉冷笑一声，道：“你要找死，那也是没法子的事。”

举剑一挥，幻起一片剑光，护住了全身。

这时，闻公泰手中的青竹杖，化成一片青光，直向陶玉当头罩落，竹杖和金环剑相接，响起了一片卜卜之声。

闻公泰飘落实地，这一记硬攻，并未沾得半点便宜。

陶玉金环剑回腕反击，连攻八剑。

闻公泰被迫得手忙脚乱，青竹杖左封右挡，连退了四五步，才算把一阵急攻让开。

静玄道长长剑一振，道：“闻兄，让贫道试试他的剑法。”

长剑挥动，闪起两朵剑花，分取陶玉前胸两大要穴。

陶玉金环剑斜里推出，当的一声，硬把静玄道长的长剑封开，

回手反击过去。

他出手剑招，诡奇绝伦，静玄道长被迫得连连后退，毫无反手之力。

天宏大师沉声喧了一声佛号，道：“归元秘笈上的武功，果然非凡，老衲亦当领教几招。”伸手从随行僧侣手中取过一柄禅杖；挥杖攻去，带起了一片啸风之声。

陶玉不敢以金环剑硬架天宏大师那沉重的禅杖，一时间被迫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天宏大师一口气攻出了一十二杖，都被陶玉奇奥的剑势，化解开去，陶玉虽然没有还手，但亦未败退。

只待天宏大师一口气将一十二杖施完，陶玉才展开反击。

一连三剑，迫得天宏大师连退三步，只觉他剑招奇幻，若点若劈，不知如何对封才好。

李沧澜大喝一声，挥动龙头拐，当头劈下，口中大声喝道：“大师请让老朽试那归元秘笈上的武功。”其实他还未开口，龙头拐已然当头击落。

陶玉举剑一点龙头拐，道：“你如战败之后，在下倒还想不出还有谁来接你。”

李沧澜冷冷说道：“这倒不用你来担心……”拐势一转，一招“横扫千军”拦腰扫去。

陶玉冷笑一声，金环剑突出奇招，连攻十余剑，把个李沧澜迫得连退数步。

他剑势一收，冷笑道：“怎么样？还要不要再……”

话还未完，突闻长空鹤唳，一只巨鹤，由高空直落深谷。

鹤背上站着一位容色绝世的女子，正是那天机石府的朱若兰。场中群豪大都认识朱若兰，齐齐欠身作礼。

朱若兰举手轻挥，道：“诸位久违了。”目光转注到陶玉身上，道：“陶玉，你还认识我吗？”

陶玉冷冷笑道：“朱若兰，你就是化成灰，我也一样认得。”

朱若兰脸色一片冰冷，望了陶玉一眼，道：“你可是自信能够胜得了我吗？”